



# “耍赖”老头儿

——赶集系列之七

□ 刘敬君

他六十岁左右，光棍，高家团城人，赶集卖保健品。老头儿又瘦又高，头发稀少，穿一身褪了色的绿衣服，皮肤黑紫，眼睛不大，偏圆，总是直勾勾盯着人看，那张嘴从不会说一句让人听了舒服的话，他犯起脾气，那更是茅坑里的石头——又臭又硬。他那儿箱货，一辆三轮摩托车足矣，他却买了一辆带驾驶室的农用三轮车。他开车是新手还贪快，上坡也不减速，车子怒吼着，拖着一股黑烟像被激怒的狮子上蹿下跳，左右乱撞，每次看他开车都心惊肉跳，并想到一个词：“土匪”。

他没念过书，却是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。除了卖保健品，他还到山上找药材，到青石塘捡枣，到遵化捡栗子，到蓟县甚至北京捡破烂。

起初，我对他充满鄙夷不屑，感觉他像个无赖。他在蓟县捡破烂儿时，看到附近市场一角有一堆破烂儿，他也把破烂儿临时堆放在旁边。市场管理人员要他拉走。他问，为啥旁边的就可以呢？管理人员说人家交管理费了。他说，他去北京捡破烂儿，人家一个月还给他20块钱，说他帮他们清理了垃圾，这里不给钱还要钱！再说了，如果不合法规，给钱就可以吗？我给你一万，在你家炕头垒个茅房你让不让？

他在五百户集卖保健品时间不长，因为没有营业执照，被工商所管理人员警告，营业执照办下来之前不许他再卖。他回到家，从棚子里把那辆双轮小车推出来，然后把瘫在炕上的88岁的老爸抱上车，拉着小车去了工商所。他说：“我犯错了，我伏法去，你们把我爸养起来吧！这是上过朝鲜战场的有功之臣，现在瘫在床上神志不清，得有人照顾。”

他把奖章、荣誉证书往桌子上一放。证书是1954年签发的，大意是说，老人父亲是三等甲级革命伤残军人，立过特等功，希望有关方面予以照顾。

工商所领导了解到这个情况，不但答应帮他办理各项手续，所长还亲自开车把爷俩送回家。

我们闲聊时说起这事，他说，还不是穷的吗，有钱谁这么干！买药买车已经借钱了。我问他怎么没钱还买那么大个车，他说曾经考虑再干点别的，看我卖书挺火，他也考虑过，可没钱进货。仔细一想他说得也有点道理，也让人同情，但耍赖的成分还是很明显。

卖书也会遇到有人耍赖。有的鸡蛋里挑骨头，说书有人翻过，说论斤来的，说内容不全等，有时我懒得理论，说不卖了，他还非要买，甚至质问你，不卖你摆这几干啥？有

人买一本，临走非要你送一本，你不给就自己拿。也有人讲好价少给钱，你不答应，他拿了书，把钱放摊子上就走。还有人把书买走后，过一两个集来退，说不好看，或者说没用，买错了。也有人赊欠后玩消失，以后就用“好像还了，记不清了”搪塞。你总跟他计较，影响生意，一般也就忍了。当然，这都是个别人。

老头儿的处理方式独具一格。一天，他居然在车门上挂出两件十几岁小女孩衣服，看去料子不错，可以两面穿，一面粉红色，一面黑黄相间的格子，卸去棉的还可以做单衣穿。他见人就喊：“处理小孩儿衣服，给钱就卖！”一堆保健品加上几件花花绿绿的小衣服，感觉不伦不类的。我问他，要卖服装啊？他说就这几件。我说，要卖多进些款式，就这一种，太单一了。

仔细一问才知道，原来，有个卖衣服的从他这买保健品时，说都是做买卖的，能不能赊欠。老头答应了，可是他过了年也不还账，说保健品不管事。那天一大早，老头儿等他出好摊，提起一袋子衣服就走，因为摊子大，走不开人，所以，眼睁睁看他拿了衣服。看老头儿不好意思，买衣服的只好散集后找到他讲和。

有一次市场上除了收摊位费，综合执法的还加收每次五元钱的卫生费，大伙儿都敢怒不敢言，因为收费的不好意思。第一次收费时，卖雪糕的说收得太多，想少给一块，一小伙子上去就把泡沫箱子给踹了，卖雪糕的要跟他拼命，于是打了起来，群众报了警。最后小伙子给人道歉，此后只是一位领导收钱。卖花儿的小两口除了嘴上说几句不挣钱，还是该给多少给多少。卖菜籽的大嫂有她以柔克刚的绝招，只要来收费，她就诉苦，说一直没开张呢，家里供两个孩子上学，老人有病，丈夫挣不了几个钱，说着说着就眼泪汪汪的，收费的走了她就没事人一样，该说说，该笑笑。可这次不灵了，收卫生费的让她或者交钱或者走人，无奈之下，只好交了。以往修鞋的大哥看来收费的了，就把修鞋机器扔那，一边待着去，收费的走了，他再回来。这次人家要把修鞋机器拿走，他也只好现身。

老头儿站出来了，说就这集收了管理费还收卫生费，还这么多，要是非收不可，先把厕所和摊位打扫干净，再把费用降下来。领导笑笑说，他们有上级，有安排，不用他瞎操心。老头儿一句话不说，把他父亲的荣誉证书摆在摊位前。领导陪着笑脸说，那个证书管不着这事。老头儿问：“你们不是为老百姓做事的吗？”领导尴尬地笑，很多人也在一旁



抱怨。后来卫生费减为每月五元，厕所所有人及时清理，市场有人打扫。收卫生费的到老头儿面前总是客客气气，老头儿便头也不抬，丢给他一块。那天踹箱子小伙子来收费，小伙子不认识他，到那就要五块。老头儿问：“几个集五块呀？”“问那么多干啥，交钱！”“告诉你，今儿个你一块钱也拿不走了！”老头儿把钱装回口袋，不理他了。小伙子找来了领导，领导知道老头儿的脾气，劝他只交一块。老头说：“我说过，一块也不交了。”领导问他怎么一块钱也不交了，他说去蓟县城里赶集就不收这项费用。领导说，蓟县是蓟县，跟这儿不是一回事。“不是一回事？”老头儿质问他，“你这儿不归蓟县管吗？五百户镇不是蓟县的吗？你这是乱收费！告诉你，到哪儿说我也不怕你，不信就试试！”不管谁说啥，他就是不肯交，而且，从那以后，永远不交了。不久，收费被叫停，领导接受调查，据说所谓领导其实是市场所在村村长。这事感觉虽然有点胡搅蛮缠，但他仗义执言，更像梁山好汉。

我没事了经常去看老头儿的保健品，有合适的也买。我买过宁夏枸杞，买过健胃醒脑的保健品，有效果，老头也都算批发价。他卖别人也不贵，但买卖依然不景气，不知是农村人保健意识不太强，还是人们不信他。

我想从他那买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品，他说卖没了，让我散了集去他家里拿。散集后

我一路跟着他，进村往西，地势越来越高，到了山上，来到一座低矮破旧的房子前。院墙是石头的，一米半高，大门口处简陋的门框上，两扇铁门东倒西歪，院子里有几棵老榆树，杂草遍地。房子还是石头垒起来的，老式木头门窗，窗户两扇，四方形，开窗户要从里边用钩子勾住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很常见，那时候一般糊纸，他这窗户钉的塑料。房顶是小瓦，上面长了草。一个六十岁的单身老人，还要照顾九十来岁瘫痪在床的老爸，也真是难为他了。

一天散集后，我看他迟迟不走，以为是等人来买东西，问了才知道，有个老太太把钱包忘他那了，他下午两点才走，一直等到失主回来找。

我有一次出门，半路饿了，路边有一家面馆，进去一看，老头儿也在。我要了碗拉面，正准备吃，忽然发现在我右边，一位弯腰驼背的老太太在吃桌子上的剩饭，后来竟然站到我身边。我本想叫服务员，后来一想，她这么大岁数了，怪可怜的，算了吧，于是端了碗，到另一处吃。

“给这老太太盛一碗汤，这碗汤钱我给！”大家齐刷刷把头转向说话人，是“耍赖”老头儿。

可惜，半年后他骑自行车捡枣去，出车祸死了。家里剩下瘫痪的老爸，几箱保健品，蓟县城里还有他一堆破烂儿。

# 红薯飘香情悠悠

□ 李云

的肉质煮熟后是黄色的，又软又甜；白瓤的肉质是白色的，有点干硬。

红薯最简单的吃法是烤着吃，这也是家里最常用的方法。锅里放一小半锅水，然后放入满满一锅的红薯，等香味飘出来了，就可以关火了。我们看着香喷喷热乎乎的红薯，用嘴吹着热气，用手捧着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红薯的果肉软软的，用牙轻轻一咬，果肉就碎了，甜香滑润，美味爽口。

红薯虽然好吃，但天天吃，作为主食吃，就有吃够的时候，况且烤红薯吃多了，容易引

起胃胀、打嗝等症状，使人感到烧心。所以，简单的红薯食材，母亲总是变着花样来做，以增加我们的食欲。

最诱人的是烤红薯。灶台的火还没全灭的时候，把红薯扔进火堆里，在噼里啪啦的火苗中，红薯慢慢地烤着，直到满屋子都是红薯的香味……烤出来的红薯，比烤的红薯干，甜味不减，有的部分还带有嘎渣儿，味道更加香甜，特别有口感，我们很爱吃。只不过这种吃法很费时间，每次烤的量不多，顶多三四个，需要小火慢烤，中间还要不停地翻腾，以免烤糊。所以，烤红薯，需要很大的耐心。小时候，母亲活计不忙时，就爱给我们烤几块，为的是促进我们的食欲，她自己也是舍不得吃的，一味地选择吃烤红薯。

母亲烤一锅红薯，吃剩下的，就会放到房上，用小刀一个切成几小瓣，用几根秫秆架起来，晒干，这就是红薯干。切好的红薯干，晾晒几天，有些干还未彻底干时最好吃，咬一口，特别筋道，还甜丝丝的，越吃越爱吃。再过几天，彻底晒干的，就用袋子存起来，待到冬天过后，红薯都吃完了，再拿出来，一次次地用锅蒸一下，可以好好地解解馋。

小时候零食少，母亲爱把一些红薯洗净，切成一片片的小薄片，放在院子里晒干。闲暇时，她会打来些沙子，把锅烧热，沙子炒热，再放入早已晾干的生薯片，来回翻炒，一道美食就又形成了。炒红薯干刚一出锅，我们就伸出手去拿，往往是手被烫得缩回来，可还是禁不住再去取，捏一片，放在嘴里，咯嘣咯嘣的，脆嫩爽口。上学的时候，也不忘往兜里抓上些，路上边走边吃，是不错

的零食。感觉特幸福。

现在生活条件提高了，红薯早已不是填饱肚子的主食，但它仍在我们的生活中，热情演绎着它的绚丽舞姿，我们对它钟爱有加。正所谓“旧年果腹不愿谈，今日倒成席上餐。人情颠倒他不顾，自有真情在心间。”

母亲知道，红薯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碳水化合物，各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，能为人体提供多种营养，增强机体免疫力，而且热量低，脂肪少，能减肥，宽肠通便，辅助降压，是很好的养生食品。所以，她坚持每年为我们种红薯。

母亲为我们做的红薯，也更为五花八门。她把红薯切成小碎块，煮粥的时候放上一些，把粥熬透了，红薯的味道渗进了粥的味道里，甜而软的红薯粥，能开启我们早晨的味蕾。

红薯粗粮糕，味道也很独特。母亲把各种粗粮混合，加上红薯蒸发糕，在其表面适当涂抹香油，撒上青红丝、芝麻，切块食用。其色好看，松软可口。

微波炉烤红薯，比当年用大锅里的微火烤，省事多了，味道也更美，是不错的食法。另外，母亲偶尔来了雅兴，来道拔丝红薯，蜜汁地瓜片，油炸薯片，都是不错的美食。

红薯味道鲜美，营养丰富，从小到大，我都很喜欢吃，母亲也因此乐此不疲地种了一辈子红薯，总是变着花样地用红薯做成各种美食，满足我们日益贪婪的食欲，默默奉献，无怨无悔。

在红薯的味道里，我闻到了童年，闻到了故乡，更闻到了母爱的气息，回味无穷。

## 仰仗

(组诗)

□ 李国新

第一次寒潮披头散发  
撒着气  
耍着疯  
纸钱漫天飞舞  
是今年最后的蝴蝶

办理母亲的丧葬费  
发送添加工作人员微信的申请：  
我是XXX(XXX之子)

我想以括号的形式注明身份  
却发现  
仍需仰仗母亲  
不然  
人家怎么知道我是谁

## 理发

母亲下葬后  
家族中的长辈交代禁忌：  
三十五天以内  
不能理发  
不能刮胡子  
否则  
对后辈儿人不好

我去理发  
一直给我理发的老大姐问：  
不忌讳吗

我告诉她  
我没留过长发  
不理发  
我怕过“五七”母亲回来时认不得我

理完发  
老大姐说：  
对不住了，兄弟  
姐想给你理得  
跟原来一点儿也不差  
可今儿，不知道咋了  
眼睛总流泪儿  
挡眼

## 氧气瓶

母亲得了心衰  
一躺下  
喘息  
如同老屋灶边的破风箱  
呼哧呼哧呼哧呼

开医用氧气厂的朋友  
送来了四个氧气瓶  
免费灌气  
循环使用

可以让母亲痛痛快快地吸口氧气  
我挺欣慰  
可母亲走了  
连一口氧气也不麻烦我了

把气瓶还给人家吧  
拿起抹布  
想擦拭擦拭  
突然停了手

瓶身上有母亲的日日夜夜  
一呼一吸  
我不舍得擦掉  
却被泪水  
冲走了

## 失眠

父母都在世的时候  
晚上  
父亲咳嗽吐痰  
母亲喘息 呻吟  
我一听就血压升高  
夜夜难眠

父母都走了  
晚上  
父亲的咳嗽  
母亲喘息 呻吟  
似乎  
还在耳边

想听得更真切些时  
却又寂然无声  
让我  
夜夜难眠



冬季到了，母亲把她在老家种的红薯都运来了。她知道，我自小喜欢吃红薯，快七十岁的人了，每年还是习惯自己种红薯，供给我们吃。她说那是纯绿色食品，吃着放心。我知道，母亲是把一片爱都种在了红薯里，一辈子为了子女，辛勤地付出着。

“风暴雷电烈日烘，埋头挣扎泥下红。苦难贫穷救命时，香沙充饥立大功。”小时候，生活困难，红薯作为填饱肚子的廉价食品，母亲每年都要种很多。

母亲种的红薯，有红瓤和白瓤两种，红瓤

